

流淌在岁月里的歌

任俊

同年的8月19日,时任六安行署专员的赵子厚开挖了淠史杭工程的第一锹土,从此开始了兴建伟大的淠史杭工程。一锹挖出了一片沃土,一锹挖出了新山河,一锹挖出了千万人口的幸福绵长。人们载歌载舞道:“淠史杭水滚滚流,流来幸福流去愁。流来幸福满河面,流去苦难不回头。”

淠史杭沟通了淠河、史河、杭埠河三大水系,横跨江淮两大流域,灌排体系沟通了六大水库、三大渠首,灌区总干渠和干渠总长1000多公里,渠系建筑物6万多座,中小型水库1200多座,塘堰21万多座,组成了“长藤结瓜”式的灌溉系统。灌区覆盖13个县、市,灌溉面积1100万亩。从此人们歌唱:“有了淠史杭,水稻种上冈。旱涝都不怕,穷乡变富乡。”

“杭埠河畔好风光,十里荷花百里香;两岸桃花映杨柳,银棉金谷堆满仓。杭埠河畔好风光,千里稻海谷飘香;绿柳重垂添春意,幸福泉水源源长。”这是传唱在杭埠河畔的地方民歌,幸福生活之歌在歌声中流淌,美丽的自然风光在歌声中荡漾。可在杭埠河灌区修建之前,一遇大旱,那里便是禾苗枯,树木死,井水干涸,人畜喉干;遇到大雨,又是庐舍漂没,圩堤冲决,死伤千余。杭埠灌区,65年来,就像一位温润的母亲,贡献着清亮的乳汁,无私地哺育着灌区的人民,滋润着灌区人民越来越富足的幸福生活。

“瓦西水,屋脊高,日日夜夜往北流。自流灌溉真劲,荒岗古埂都收稻。从今不怕旱老虎,人们干活劲更高。”石集倒虹吸工程建成以后,人们再也不用过着“三天不下雨,吃水也困难”的靠天吃水的煎熬日子了。“渠上河下巨波交响曲,天南地北无处不丰收。”的人们写了一首广为传唱的民歌:“瓦西干渠长

又长,高滩变成鱼米乡。幸福生活靠哪个?毛主席啊共产党!”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叫日月换新天。所有的困难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,都是“细浪”“泥丸”。

“英雄大别山,红旗处处飘。革命人民志气大,修起了淠史杭。在山中穿,帆在岭上扬。五大水库连成片,渠道纵横连成网。保丰收,多打粮,人高兴来地换装……”雄壮的歌谣顺着清凌凌的河水流淌,不觉飘入了蓝天碧宇中。再看淠史杭两岸,一排排绿树,一簇簇鲜花,一块块草坪,一座座高楼,与欢畅的河水编织出了一派富饶祥和的岁月静好。可回首那个经济极端困难,物质极为匮乏,技术设备特别落后的非常年代,淠史杭建设者们凭着一股精神,一种“淠史杭精神”战胜了无数个困难。这个“淠史杭精神”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,依靠群众克服困难的坚韧精神,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协作精神,牺牲自我造福人民的奉献精神。这个精神是一首永远的歌,在淠史杭的源头缓缓流来,奔向皖西大地的各个角落,河水不息,精神永驻,一直奔波于岁月的阡陌,绘就着伟大历史和光辉未来的宏伟蓝图。

“淠史杭精神”和建设者们一样,在岁月的深处,闪耀着历史的光芒。一种精神,一种力量;一种精神,一种信仰;一种精神,带来无限希望!建设者们用自己的汗水、鲜血和生命奏响了撼天动地的山河交响曲,用钢筋、铁锤、扁担、箩筐、十字镐、独轮车等简单的工具建起了纵横皖西,横贯皖中的庞大灌溉水系。“千人之众无绝粮,万人之群无废功”这一“语高而旨深”的古训,道出了朴素却感人肺腑的道理。

河水在徜徉,歌声在飘荡。歌声中,曾经那激励了上工人数达80万号子声仍在风中雄浑激荡;姐妹们加把劲啦,嗨哟嗨哟;小碾打起来啦,嗨哟嗨哟;引来新河水呀,嗨哟嗨哟;幸福千万年啦,嗨哟嗨哟。

歌声中,“淠史杭工程”如时空流转

中的一缕春风,从过去蹒跚而来,铿锵地迈向未来;歌声中,“是谁挥动了神刀巨斧,把这高高的山岭拦腰劈开?虽然日晒风吹几度春秋,山上的斧凿印痕依然存在!”一位喘着粗气,爬上上岗岭头,面对苍苍茫茫的大岭,俯视图下,高岸深壑,碧波滚滚时发出的惊叹!是谁?到底是谁?“淠史杭工程”刻下一个英雄的名字,他就是“洞室爆破法”的拟定者和实施者冯克山。“轰隆隆!轰隆隆!”一炮成河!渠水绕岗转,渠水穿山岭,岭上银河开,幸福随水来!

身上挎个黄背包,肩头扛根木尺标,手握自制土仪器,双腿尽在渠里跑。晴天一身汗,雨天一身泥!一年四季不间断,水利技术数他专!他是谁?他是农民技术员顾孝慈。一条条渠道,沿着他规划的渠线,穿岗越岭,蜿蜒奔流;一座座涵洞、桥梁,按照他规划的蓝图,竣工使用。他本是一位普通的农民,在党的栽培下,迅速成长为万紫千红中绚烂的一朵,成为一个水利技术员,更是一位无产阶段先锋战士。经过多少日夜的写、画、改,七孔泄水闸留在了二道河上,灌溉着万亩农田。多少农户喜气洋洋,锣鼓敲响,笑语纷飞。

头戴蓝色干部帽,身穿褪蓝色制服,敦厚笑容似公仆,机警眼神亮如灯。他就是首创“深挖陡坡劈土法”的刘美三。土硬岗高我们不怕,因为有了提高挖土功效50倍的“劈土法”。当此法在刘美三坚持不懈的努力下,成功诞生,人们热气沸腾,飞传赞歌;劈土法,真正强,平岗切岭效率高;只要几根大木桩,劈土好比倒山墙。

我俯瞰脚下的桥,不禁有些神游。我仅仅是在听流水声吗?仅仅是在听流水蜿蜒带来的歌谣吗?不,我听到了多少人曾抛头颅、洒热血的红色故事,我听到了新时代的光明路上的最强音,我听到了党和祖国母亲最火热的心跳和希冀。

那一刻,我恍惚了。我似回到了三尺讲台,看到了祖国母亲臂弯里那一棵棵茁壮成长的小树苗,他们正用炽热的眼光渴求一切甘露的营养。我毫不迟疑,将母亲赋予我的一切毫无保留地传递出去。我要努力地传承,传承血液里流淌着的母亲的歌谣——那是中国魂。

深秋时节,应邀去明光采风,是一件很快乐的事,很多年没有去过明光了,我想如今的明光早已“翻天覆地”了。我立马在百度上做了功课,除了女山蟹、淮王鱼、明珠液等一串让我舌生津的字符外,浮山引起我的浓厚兴趣。不曾想冯彬君发来的“采风指南”中就有浮山这一站。

浮山位于明光市淮河南岸的柳巷镇,浮山三面临水,来往船只和行人总感觉浮山这个山包像是浮在淮河之上,甚至认为山包还会随风漂移,因此得名浮山。按“指南”显示,应该是下午4点多到浮山的,然而因大家痴迷于泊岸的银杏美景和柳巷钱杆子的街舞神韵,到达浮山时夜幕初降降临了。

也真是歪打正着,夕阳西下的浮山是另一番景象。上弦月在空中恋恋不舍地望着夕阳沉入淮河的尽头,半江瑟瑟半江红,晚霞映在水面妩媚娇艳,羞怯含蓄。我们遇到难得一见的“独立望秋亭,野人耕夕阳”的壮观。天公作美,浮山把她最美的一面展示给了我们。

登上浮山,浮想联翩。浮山是淮河小三峡的第三道峡谷,又称浮山峡,占据浮山,淮河可控。这就让人想起千年前的那场水战:水淹寿阳。

梁天监十三年(514年),梁武帝萧衍为夺回被魏人占据的寿阳城,采纳水攻建议,壅高水位,倒灌寿阳。于是征集民工和部队约20万人,耗时两年,建成一个举世无双的工程——浮山大坝(浮山堰)。主坝高达40米,形成70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,国外到十二世纪才有30米高的土石大坝,比浮山堰晚了600多年。限于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,大坝仅存四个多月就被堤了,但迫使魏军弃城而逃,萧衍如愿地收回失地。虽然浮山堰在世界水利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,但却苦了寿阳和下游的百姓,让他们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。

萧衍是把皇帝当作和尚来当的主儿,他行刑时口中是念着“阿弥陀佛”的,他在街市上看见魏军俘虏了带有鸟兽图案布匹时,是要重打50大板的。这么个“仁慈”的君主,怎么就没有想到“水淹寿阳”这个愚蠢的办法会涂炭生灵呢?萧衍因此导致“侯景之乱”,他本人也被活活饿死,这也验了那句天怒人怨的老话。

南朝四百八十寺,浮山山顶上有一座规模壮观、香火旺盛的灵岩寺,引来无数名僧客,流连忘返。

元祐八年(1093年),苏东坡由扬州赴任定州知州,路过浮山,留宿灵岩寺。已是两起两落的铁冠道人,看到淮水像镜子一样清透,河面如砥石一样平坦,物我两忘,豁然开朗,喜不自胜,留下千古墨宝:镜清砥平。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,为浮山再添一景。手摸文忠公遗迹,依稀还能看到930年前夫子笔走石上的大气磅礴。古寺早已在“烟雨中”成了瓦砾,浩浩淮水,荡荡的是尘埃,留下的却是文化。

立于灵岩寺遗址,看着无边的夜色,不禁又想起一段往事。抗战时期,日军的一个小曹长田中角荣,于1945年元月带领一支鬼子小队在浮山上驻守,听说山下深潭有淮王鱼,是皇上的贡品,便下令叫士兵和当地百姓捕捞,待田中吃了淮王鱼,他感叹世间竟有如此的美味。田中可能也是无心恋战,日寇几个月后也就缴械投降了。

1972年9月,已是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访华,在致辞中以“给中国增添了麻烦”来搪塞他们的侵华罪恶史,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。最后,迫使田中角荣改口赔罪。中日邦交协议签订后,田中向中方提了两个要求,一是要一根和一寸辛追夫人的头发;二是要尝一尝淮王鱼。中方当即回答:辛追夫人的头发免谈,品淮王鱼是可以的。这就叫:朋友来了有“好鱼”,敌人来了有猎枪。

淮王鱼,体形呈三角形,扁嘴宽头,遍身光滑无鳞,喜欢在漩涡水域生长,而浮山正是适合淮王鱼生长的地方。据说当年淮南王刘安得知淮河有此鱼后,便要徐州府年年上贡,淮王鱼就这么传开了。当地人都说,淮王鱼可遇不可求,吃了淮王鱼,一生有福气。想那田中鱼能当上首相,中日关系能在田中任上实现邦交正常化,这或许与他垂涎淮王鱼有着某种关联吧。

站在浮山小长城烽火台上,但见柳巷集镇“灯火万家城四畔,星河一道水中央”,令人感慨万千。历史有时总是惊人的相似,1952年嘉山县(今明光市)人民,响应毛主席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伟大号召,16万治淮大军,苦战两年,凿通了小柳巷至闸台子长达7公里的引河,驯服千年水患,创造了人间奇迹,福泽两岸百姓。这一堵一疏,与1300多年前的工程相比,结果却大相径庭。

从浮山下来,早已过了晚餐的时间,而我大脑中忽然飘来三个字:淮一王一鱼。这未免让我觉得滑稽。

餐桌上全是柳巷当地的美食,若不是田中那档子事吊起了大家的胃口,我想大家一定会大快朵颐的。而当饭店老板说“淮王鱼还得二十分钟”时,我发现邻座小明君的喉结上下翻动了两次。想想也是,到了浮山谁不想亲口尝尝淮王鱼呢?果然,淮王鱼,肉细嫩,味鲜美,吞下一口,便觉此生足矣。

离开浮山,街边响起“哗啦啦”似铜钱串子的脆响,传唱千年的民间小调萦绕在我们耳边,我知道,那是富了的浮山人编排的《钱杆新梦》。

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。

台州往事

赵国宏

读唐朝诗人韦庄的《菩萨蛮》“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”,忆起我的江南。

东海之滨的台州,有一座风光秀丽的东山公园。在公园的山脚下,是我服役的部队医院。或早或晚,从山麓一溜小跑上山顶,看沧海日出,沐夕阳余晖,再折返回营区。

九十年代,部队医院已然对外开放,每天有大量的门诊患者进进出出。为了树立部队医院干净整洁的外在形象,让就医群众有一个舒适的医疗环境,上级要求我们业务上精益求精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在上班之前,配比来苏尔,对科室进行消毒、擦拭。彼时的部队医院,科室不像现在分得特别细,医生基本是全科,啥病都能看的那种。

我临床行医的第一站是注射室。打针,以肌肉注射剂为主。一个人一上午,接待几十人或者一屋子人等着打臀部针。注射青霉素普鲁卡因,干湿分离,药粉和水剂要先稀释,注射过程容易凝固阻塞针管,抑或导致臀部结节起包块,常常要拔出针头重新给患者打针。出现这样的“次生灾害”,是药物的缺陷,有经验的病人,能够坦然接受。有时出于缓解紧张气氛的考量,和病人拉呱拉呱,一来二去,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,在不知不觉中生根发芽。

来医院打针的十之八九为女性同胞,她们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。大妈、阿姨、大姐们操着一口佶屈聱牙的家乡话,围拢在跟前,问我的年龄,问我的籍贯,问我的婚姻状况。得知我不满二十岁,孤身一人,当兵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沿海,于是乎,爱心澎湃,同情心泛滥,有的要给我介绍对象,有的看我穿得单薄,送来新织的毛衣,有的不招招呼丢下带来的时令水果。

部队严禁禁止在驻地找对象,这一条是红线。萍水相逢,送给我的毛衣,过于贵重,几天后还得还回去。带来的水果、西瓜,找不到主人,下班带回宿舍,与战友们分享甜蜜的快乐。

病房的一位病人,住院期间给他打过点滴,也没有特别地关照过他。有一天,他叫住我,介绍自己是市委党校的颜老师,向我推荐专科的政治经济学课程,费用全免,包我过。考虑到课时跨度有点长,要两三年,也有那時候的青蓝,不谱世事,大好的学习机会就这样弃掉,辜负了他的心意。

有一个贫血的女孩,经常下午来打一针B12,逢到周末休息,她会找到我。无论当时在打篮球,还是在干别的事情,我会即刻停下来,去注射室帮她打针。

轮转到治疗室,病人没有注射室人多,工作量也不大,只是时间不赶趟。有一次,到了中午吃饭时间,来了一个脓疮腿患者。大面积溃烂,清理创面、消毒、包扎,一套流程走完,早过了饭点。赶上那天食堂吃糖醋排骨,端着凉凉的排骨,联想到刚刚清理创面的场景,真有些难以下咽,不想动箸。

都说江浙富裕,也不全是。常遇到衣衫破旧,戴着拖鞋,口袋空空的庄稼人。缝合伤口,规定是缝一针收费一元,聚精会神干了半个小时,却收不到钱。通常,我让患者走,多数时候,明知患者没钱,亦先进行治疗,后报备,部队给托底。

军民共建,外出义诊,给地方企业职工免费体检;背上药箱,去不便出行的老百姓家随访问诊;向孤寡老人送医送药,等等。每每忆起这些,还是暖流在心。

冬日里的老房子

章皓月

时间总能改变很多东西。或者,很多事物都在时间中慢慢改变。

我感受着脸盆中水的晃动,那种微微的温度,渐渐与体温融合。然而,皮肤下的血液似乎仍是冰凉,我知道,这并不是因为冬天的缘故。

洗脸池边的窗户是关着的。即便如此,外面的拆迁声也能听得清楚明白,我伸手打开窗户,往楼下看去,一切都不复从前。三楼是能看清一切的位置。楼下那片老房区,正是承载着绝大部分冬日回忆的地方,如今也都化为断砖碎瓦,只留在想要记住它们的人的心中。我不想再看,轻轻关上窗户,盆里的水已经变凉。

我素来喜爱冬天。人在寒冷的环境中,往往更能冷静地思考,并感知平常被忽略的事物。呼啸而来的凛冽寒风,小院内萧条的树枝,老人和孩子说话时的雾气,青瓦红砖的简洁线条,无一

不构建着四季中最令我心动的季节。而那样棱角分明的冬季,也只需一场雪就能变得柔软不已,流露着它独特的温柔。如今,我无比期盼着雪的到来,希望那茫茫的白色可以遮掩住老房区的伤痕。

小时候在家时,只有两个地方是我最爱的,一个是阳台,一个便是洗脸池。洗脸池边的窗户比较低,但只有一扇。

阳台宽敞,窗户多但高,我因身高不够,只能站在板凳上向楼下看去。但终究都是看那些老房子中的人们唠嗑,虽然听不见他们的话语,却能看到他们的表情。有时候会有几个老人围在一起下棋,有时候则是一张小方桌,一碟花生米,两杯清酒和絮絮低语。当人们进屋后,我仍然不会离开,因为还有老房中的小猫小狗,形态各异地打盹或玩闹。当小猫小狗跑远后,我也依然站在板凳上,因为还有远处的树木,还有树上搭窝的喜鹊,还有傍晚色彩绚丽的天空和不断变换的云朵。

这世间总有数不尽的东西值得我去看。长大后,我便很少来阳台站着了。并非其它原因,而是因为阳台对面的老房子,在我上学期间被拆迁了,建成了新的住宅小区。新小区遮住了远处的天空,也抹去了冬日里老房子的一部分记忆。

然而,我仍还有一方天地,洗脸池方向的老房区仍在。即使那里大多都是些老人;即使我已不像小时候那样有大片的时间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东西,但我知道老房子还在,那棵参天大树还在,人还在。

每当冬季来临,放假回家的我,总会在清晨洗脸时打开窗户,感受下那气温的寒冷,再看向下方的老房子。父母不知道我在看些什么,一边说着冷,一边把窗户关起来。窗户虽然关了,但那些老房子仍在寒风中立立,犹如一位琢磨棋谱的老人,一坐便是一个四季轮回。

而如今,阳台对面的新小区已经有了时间的痕迹,仅剩的老房子们也终于在这个冬季慢慢消失。拆迁是必然的,老房子们太老了。即使不拆,也会变成危房。但当放假后我第一次看到窗户外,老房子那破落的场景,还是觉得很苦涩,也常常不愿再打开那扇窗户了。

的确,四季轮回,时过境迁,物是人非,从古至今都在发生。并非时间改变了它们,而是它们在时间中改变。我们能做的不是抱怨时间,而是与时间更好地融合。

属于冬季记忆中的一部分老房子,已经不存在于这世界上了。但它却已经融入我的整个童年、少年,直至今日,彻底流淌于我的血液之中。我在,它在。

我往脸盆里加上了热水,皮肤下的血液渐渐升温。再次打开窗户时,寒冷的空气带着冬天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虚幻的老房子化身成一位老者,在落下最后一颗棋子后,朝我笑了笑,起身离开。那沉稳而又沧桑的背影是离去,也是归来。

次日清晨,再开窗,雪漫九天。

恋上冬季

喻本荣

一场冷雨之后,冬天来了。

在辽阔的时间里,听长风浩荡,想着千里万里,浮云游意,总有欢喜的事情可待。

冬天好漫长啊,像一个人匆匆匆忙之后,到过后半生,有家有业,儿女成林,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了,日子可以细数,慢慢过。冬天厚实,又像一本小书读到了后半部,越读越意味深长了。

倒是喜欢冬天的漫长,双休日蜷缩在被窝里,看着窗格子间依稀耀眼的光亮,书桌上水养绿萝一直绿着,像是忘记了季节,活的时间之外。藤编花瓶斜插几支枯荷和莲蓬,有意兴阑珊的美,似乎在以缠绵的暖意想念那些情节,如同一块沉香,那香里隐约有夏日荷塘的味道,有了八、九月微风的味道。

冬天宜怀旧。漫长的时间里适合漫无边际地想念,恰如其分地忧伤。想那些旧年旧事,以及那些离我们远去的人。想起旧年里的村庄,坐落在田畴远坂或河堤之上,阡陌之间,春草生发,虫子蹦跶,林间鸟欢,几间茅屋,鸡鸣犬吠。到了冬天,农人把一年的稻

粮都搬进了仓,日暮站在门口等鸡鸭归笼,然后围着火炉只等天黑了。冬夜的乡间静极了,一窗灯火,男人漫不经心地搓着麻绳,女人低头绣花、纺线,共守一屋冷暖。

季节深处,都是些过得熟烂的日子。在一年最荒凉、最衰败的冬季,雪,是最让人期待的。雪下了,天地间骤然绽放一场盛大的花开,冲淡了沉积已久的寂寥,平添了人间喜气。看漫天飞雪,想起席慕容那美到惊心的句子:繁华落尽,我心中仍有花落的声音。一朵,一朵,在无人的山间轻轻飘零。那样的雪花,做一桌温暖的菜,煮一壶滚烫的茶,都是欢日。

故乡的雪天,惊艳了时光,让人眷恋。雪落雪愁起,雪天正是游子的归期,岁末的某一日,一脚踏进故土,抬头见熙攘的声色里,梅树结实,雪花纷纷。

白天短,夜就长起来。冬日太闲了,对着晚雪,这些极为寂静散发寒光光芒的时光里,依旧坐在窗下的晨昏里,想着过往里的那些好,想着那年那年,桃花正开,荷塘月色,那些微微动人的细



本报记者 王丽 摄

淠河畔漫步

钱蓉

秋天是个多彩的季节,近几日来,天高云淡,暖阳如春,带着几分赏景的心情,沿着老淠河两岸走走看看。

老淠河是六安的母亲河,自古以来润泽着六安人民,老淠河它是一条自然河流,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,它在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,每逢大雨之年,总是洪水泛滥,冲溃堤坝,淹没村庄和农田,百姓苦不堪言,解放后政府组织群进行修整,小型的洪水得到有效的控制,遇到大的洪水还是会溃堤。几十年来,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大洪水致灾的问题,

进行统筹而科学的规划,要把老淠河修建成能抵御百年一遇的大洪水,打造成长久造福六安人民的幸福河。首先是拓宽和加高河堤,河堤上修建宽阔的柏油马路,河堤两边都种植了护堤草坪,对河床进行修整和疏通,在城区段河道还建了两座橡胶坝,少雨季节可以冲气拦水,雨季可以放水通流,实现了水随人任意流,改善了城市的空气湿度和温度,也给城市增添了灵气,现在还被国家水上运动中心指定为皮划艇训练基地,每年都要在此组织比赛。

在城区近十公里河段上建起

六座大桥,大大地方便了交通,高大的斜拉桥就像一道彩虹横挂在河面上,尤其是夜晚,大桥和河岸彩灯闪烁,变换出各种造型,呈现出梦幻般的视觉。傍晚的时候,能看到宽阔的河面上“秋水共长天一色,群鸟与晚霞齐飞”的美景。

河水清澈,芦苇簇簇,一年四季,鸟类成群,南飞的大雁每年都在这里停留,补充食物,有时游人走到芦苇荡旁,真的能“惊起一滩鸥鹭”,惊得游人赶快离开。

现在的老淠河真正成为六安人民的幸福河。

城事·茶舍

责任编辑:宋金婷
784542876@qq.com